

澳華新文苑

第1095期

迷失

我曾在流光中迷失，
任命運的浪花被大海拋棄。
三十年河西流浪他鄉，
三十年河東還有我的兄弟。

幾回夢中重回故里，
卻識人間越來越遠。
幾度春秋兩度晝夜兼程，
醒來又是遙途千里。
相見時舉杯暢飲一番過去，
醉買話不投機。
我在老地方迷了路，
酒在吐出真言時失了禮。

那來往的車輛行人，
都已沉醉於幻像。
紅塵當當喜歡喜歡，



晉夫在雙傑詩歌朗誦賞析會談創作心得。

我喜歡讀詩，也喜歡寫詩。美麗的詩句，有一種韻律美，有一種知又如音的溫情美。不多的幾句話，卻像一股細細的清流滋潤著心田，使人沉浸在超越現實的美妙的意境中。

的確，讀一首好詩時的那種心靈的潤澤，實在是一種美好的享受。因而，自己曾這樣想過，不知道會不會有一天，有人能專門地給我寫一首詩。當然，這樣想的時候，還有些不好意思呢。自己，普普通通，誰會為你寫詩呢？詩，那可是很高雅很奢侈的東西啊！

然而，後來呀，在一個意想不到的時候，一首為我寫的詩，從大洋彼岸，飛到了我的家鄉。其時，我正在中國探親。

那首詩，是這樣的：

CHINA MOON
——To My Darling Wife Ming
by Jimmy
China Moon, My China Moon
Your shining chased shadows
from dark corners of my soul
China Moon, China Moon
I love my China Moon
譯成中文，是這樣的：
《中國月亮》——給我親愛的妻子明

作者：吉米
中國月亮！我的中國月亮！
驅除我心靈深處憂鬱陰影的，
是你的月光。
中國月亮！中國月亮！
我愛我的中國月亮！

收到吉米的詩，我的心情格外激動。哇！終於有了一首專門寫給我的詩，而且還是他寫的。體會著詩中蘊含的深情，滿滿的幸福感充盈在我的心頭，翻滾的思緒回到了與吉米相識相知的日子裡。

認識吉米，純屬偶然，是在我決定不再尋找的時候，遇到了他。那是在一個跳澳洲室內舞（Ballroom Dancing）的俱樂部，我剛跳完一支舞，坐回到長桌旁，拿出紙筆，歪著身子，練習英文單詞。這時，一個聲音從桌對面傳來：“你的英語寫得很好啊。”我一抬頭，見到了一個從未見過的澳洲男人正微笑着看著我，顯然那句話是他說的，而且是說給我的。

他的笑很溫暖，像是對一個早就

晉夫詩兩首

好似煙火熏染歌舞升平。
心境坐在明暗的交接處，
目光游離在醉與醒之間。
看自己一臉茫然若失，
我像是來自外星的人。

沒來得及感傷韶光易老，
已把歲月辜負。
找不回兒時的記憶密碼，
該忘的差不多全忘了。
只剩老屋前門的那棵榆樹，
仍開著花。

這個世界，
只有一個太陽，
給你的視角卻是不一樣的光芒。

這個世界，
只有一個月亮，
給你的鄉愁卻是許多意外的感傷。

我穿過太陽穿過月亮穿過無數酒場，
與歲月交杯與星光對飲用光陰付帳。
卻西風乾人散酒醒一切又恢復正常，
卻發現自己已迷失在過往。

酒還是那盞酒。
人還是那些人。
那晚，

回家的路很黑，
我迷失在沉睡的胡同
和那陌生又熟悉的小巷。

筆下等風

一
筆下等風，
吹翻三十年的——現況量。
月下聽雨，
滿漢唐詩三百首蕭瑟。
我自認文字在敗落，
思路橫行是我的束手無策。
不願同流合污的反抗，
勇氣開始想到了退卻。
生命誠可貴，
自由算什麼。
請原諒我把活著，
交給了租來的苟且。

二
以無能為力為借口，
可以漠視身邊的是。
偷生是一種人之常情，
我們都偷偷地計算過。
傷透了可以閉上心門，
害怕了可以沉默。
要向先先生的那扇窗，
要開著。

三
當你習慣了所有的黑暗，

就不必從黎明跟我談起。
如果燈塔明天沉入海底，
就讓眼睛隨它一同死去。
災難來臨時，
我會以統治者兼受害者的身份，
舉起愛國愛家的大旗，
讓生命以國家的名義赴死，
讓正義在暢快一番後就義。
這裡有你想過的階級鬥爭，
還有無中生有的外來勢力。

四
詩入嚴冬，
字字帶寒。
三尺冰凍，
星辰在寒冽中間上絕望的眼。
一片碎碎殘垣，
支撐不了要倒下的信念。
紫金城羅椅的威嚴，
城牆一塊廢爛的磚，
都是我拾進這裡的經典。

五
呼吸變得越來越急促，
消瘦的文章反側轉轉。
我陷在土地裡望天，
想用一首詩為今春盛開一朵勇敢。
為那些疫病的火中赴死的飛蛾，
為這忘恩負義醜陋猙獰的流年。

詩是愛的花蕾，是平常日子裡的蜜糖。
吉米的詩，帶給我無比的幸福。
情感的浪濤，釋然地奔湧起來。我也給吉米寫了一首詩，《我的加州旅館》，心裡想著，要把幸福加倍地回贈給他：

細雨飄飄過的空氣
溫潤地彌漫
磚鋪的路面
鱗波閃閃
人影寥寥
月亮圓圓
橘黃色的路燈下
著黑色夾克的Ausie吉米
獨自吹著薩克斯
吹著《加州旅館》

穿梭他的中國姑娘
從小巷走來
甜甜的微笑掛在嘴邊
篤篤的高跟鞋
踩著搖擺的節拍
輕輕搖擺
輕輕地搖擺
單句的歌詞
一遍遍地婉轉
愛，不會走遠

吉米在一個名叫Cadillac（凱迪拉克，美國豪華汽車品牌）的民間搖滾樂隊吹薩克斯風。一個月能有一兩次演出吧，每次他去演出，我都跟著去。

搖滾樂的強節奏，歡快豪放充滿激情，每一個音符都跳動著活力，非常有鼓動性。音樂一起，總會有人抑制不住衝動地搖擺起來，而我肯定也在其中。那種忘我的靈性舞動，是任何別的舞蹈所表達不出來的。

每一次的演出，必有吉米的那首薩克斯獨奏《加州旅館》。吉米知道，那是我最喜歡的一首。

吉米喜歡中餐，喜歡我穿旗袍。喜歡中國文化，對中國歷史，知道的不少。我帶吉米去過四次中國。每一次他都會感嘆：“中國真是一個獨特而神秘的國家（amazing place），我一定會再來的。”

由此，我知道，中國月亮這四個字，不僅是說給我的，更飽含了他對華人，對中國的喜愛與向往。

我和吉米一樣，我們都喜歡中國月亮，也都喜歡澳洲月亮。無論身在何處，月光總是柔和地撫慰著地球上的每一個人。（本文榮獲2022年“相約澳洲”徵文大獎賽優秀獎。）

中國月亮

楠溪

認識的朋友似的，笑得自然，笑得和藹可親。於是，連我自己也沒想到的，就在看到他的那一瞬間，心裡有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感覺，使我立刻端正了自己的坐姿，回他一個認真的微笑。他接著說：“你的舞跳得也很美。”可能是受到了鼓勵，再加上心裡那種隱隱約約的感覺，我有些靦腆地說：“因為我喜歡音樂。”他說：“哦，那非常好。”我讓談話繼續下去，就問他：“你喜歡音樂嗎？”“是的，非常喜歡。”

就這樣，我們愉快地聊了起來。說來怪有意思的，盡管我的英語非常有限，但我總能在他的話裡，捕捉到幾個我能夠懂其漢語意思的英語單詞，從而知道他在說什麼；而他呢，對我這拼拼湊湊的英語，也幾乎都猜得很對。

幾個月後，我們走到了一起。實際上，這個結果，是在相識的那一刻，各自在心裡，無關語言，僅僅感覺就定下來的。

吉米因為生意失敗，只能住在離墨爾本200公里外的一個小鎮上。他失去一切辦法，給顧問們發了全額工資和失去工作而應得的補償，自己幾乎是分文不剩了。我理解並欣賞吉米能夠這樣做，所以，結婚時，我堅持不舉行婚禮，不買戒指，甚至都沒有到飯店吃一頓飯。

吉米住的那個小鎮，幾乎就是農村，可在我眼裡，卻充滿了情趣。僅有幾十戶人家的的小鎮，其最大的特點，是空曠。極目天邊，令心情格外舒展。尤其到了晚上，滿天的星星，像是鑲嵌在碩大無比的，倒掛在天上的的一面藍藍的鏡子上，閃閃爍爍，熠熠生輝。

而那裡月亮，更是美的可以。由於天與地的漆黑無涯，會讓人感覺，月亮離我們很近，近得好像一伸手就可以觸摸得到似的。

我經常坐在院子裡看月亮。月亮圓時，仿若一位慈祥的老人，微笑地看著我們。而月亮彎時，就像一個總也割不到彼岸的小帆船，不泄氣地劃呀劃呀，讓看它的人也產生了一種神往，神往著真的能夠乘著月的小船，回到夢裡的故鄉。

詩是心靈的影像，是心聲的淺唱；

摧毀（未曾設想的程度……）
14:10俄國防部：烏克蘭邊防軍未進行抵抗，防空力量被完全壓制。
14:14烏克蘭邊防局稱白俄羅斯武裝力量向俄羅斯軍隊提供支援。
16:00俄羅斯國防部表示，大批烏軍士兵放下武器並丟棄陣地。

一
一周年了，讓我們記住。
2022年2月24日早晨，普京就烏克蘭局勢發表緊急電視直播講話，其後，就悍然揮軍對烏克蘭十個地區發動了襲擊，特別指向首都基輔。普京妄圖以閃電戰一舉攻下，三天之內便大功告成！

在中國眾多網站上，“勢如破竹！普京霸氣！”的歡呼也像戰場戰火一樣鋪天蓋地，震耳欲聾。中共媒體幾乎同步這樣“報道”戰況：
11:45普京喊話烏克蘭士兵放下武器回家。
12:12俄軍登陸烏克蘭第四大城市敖德薩。
12:13俄軍已突破哈爾科夫州界，基輔與哈爾科夫烏軍指揮所遭到火箭彈襲擊。
12:59俄國防部：僅摧毀烏軍事設施，未危及平民（精準打擊軍事設施，以後可能再次看見……）。
13:54開戰一小時，烏克蘭海空軍已全軍覆沒。
14:02烏克蘭國衛隊司令部被

摧毀（未曾設想的程度……）
14:10俄國防部：烏克蘭邊防軍未進行抵抗，防空力量被完全壓制。
14:14烏克蘭邊防局稱白俄羅斯武裝力量向俄羅斯軍隊提供支援。
16:00俄羅斯國防部表示，大批烏軍士兵放下武器並丟棄陣地。

一周年了，讓我們記住。
2022年2月24日早晨，普京就烏克蘭局勢發表緊急電視直播講話，其後，就悍然揮軍對烏克蘭十個地區發動了襲擊，特別指向首都基輔。普京妄圖以閃電戰一舉攻下，三天之內便大功告成！

在中國眾多網站上，“勢如破竹！普京霸氣！”的歡呼也像戰場戰火一樣鋪天蓋地，震耳欲聾。中共媒體幾乎同步這樣“報道”戰況：
11:45普京喊話烏克蘭士兵放下武器回家。
12:12俄軍登陸烏克蘭第四大城市敖德薩。
12:13俄軍已突破哈爾科夫州界，基輔與哈爾科夫烏軍指揮所遭到火箭彈襲擊。
12:59俄國防部：僅摧毀烏軍事設施，未危及平民（精準打擊軍事設施，以後可能再次看見……）。
13:54開戰一小時，烏克蘭海空軍已全軍覆沒。
14:02烏克蘭國衛隊司令部被

一周年了，讓我們記住

何與懷

問前線戰況有時還去前線檢閱。”
烏克蘭人看看他說：“我們澤連斯基更厲害，他根本不用去前線，前線每天都在向他靠近。”
……如此等等。

一年了，這些輕蔑，這些狂妄，如今的確都變成了笑話。不過，絕不是笑話烏克蘭，相反，是笑話發動戰爭的號稱“戰鬥民族”的首領，是笑話對普京滿懷信心的支持者和期望者，是笑話制定“中俄戰略合作沒有止境，沒有禁區，沒有上限”的中共決策者。

二
他們當初似乎也有理由相信和享受他們的報道、笑話、段子。
俄羅斯和烏克蘭，兩國國力懸殊太大了。而且，開戰前一段時間，盡管美國情報部門、美國總統拜登頻頻發出警告，說普京會很快入侵，世界上大多數人不相信，其中也包括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因為俄方敢

靈魂安處是我鄉

晉夫鄉情詩歌欣賞

（接上期）對祖國的熱愛和對自由民主生活的追求從來都散發著人性固有的光芒。只是那些固守權勢盤剝人民的人和勢力才會把這二者當作對立面，並以此作為給民眾洗腦的發泡劑。晉夫的詩歌對此給予了毫不留情的揭露：“用這江山如畫/血淚成河/點綴一首詩的蹣跚。/愛國/我該向誰訴說？”（《愛國，我該向誰說》）詩人深知在專制體制下追求自由的代價，也因此向那些付出人生代價的自由追尋者們賦予了深沈的敬佩和歌頌：“我幻想手中握著的是一張選票/借一張紙安放無處遁形的靈魂。/誰在寒風中舉起那張無字的紙/把此生無憾化作一座無碑的墳。”（《無字的紙，無碑的墳》）

當詩人和我們所有華人的故鄉在去年年底突然迎來疫情風暴和死亡高峰的時候，詩人晉夫一邊清點他對故鄉復雜的心情，一邊在悉尼平靜地度過了兩個除夕，兩個新年和一個澳大利亞國慶日。他對兩個家鄉做了對比，並衷情地歌頌著他安放靈魂和人生的這片土地。這需要他要把對故鄉的“七情”暫時放下：“我已把仇恨還給了仇恨/把所有的榮耀還給了上蒼。/我把謊言還給了謊言/把恐慌還給了恐慌。/自信的表情慢慢地臉上生出/仰視著星辰學會了不卑不亢。/如果說在我離開這個世界以前/還有什麼願望/我只願讓人性還給人性/把真相還給真相。”（《今夜，我在悉尼的街頭流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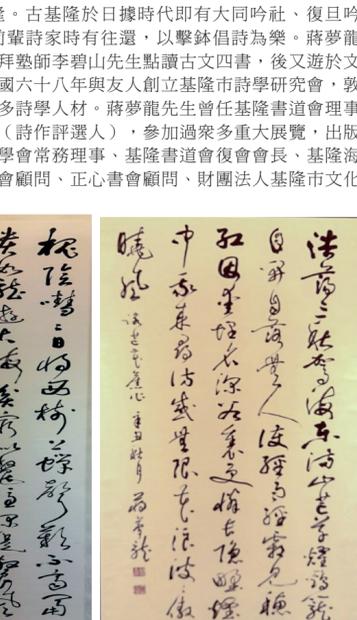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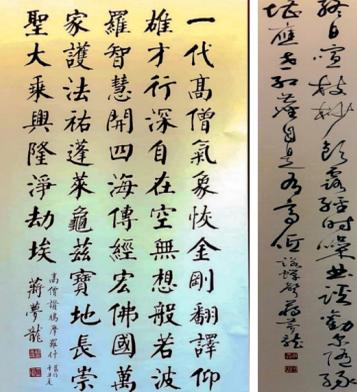
詩人一刻也放不下的，是他對靈魂安處的那種熱愛：“每當那溫柔的國歌響起/你是否也和我一樣/有一種起死回生的懾骨之感。/靈魂歸淨土/生命舉誓言。”（《我愛這片藍天——獻給澳大利亞國慶日》）

在顛沛流離半生之後，在用詩人的雙眼既看破紅塵又迎來藍天之後，詩人覺得自己成熟了，要執行一個成



蔣夢龍先生詩聯書法欣賞

蔣孟樑號夢龍，民國廿五年出生於台灣基隆。古基隆於日據時代即有大同吟社，復旦吟社、基隆書道會，其父萬益公亦雅好此道，與前輩詩家時有往還，以擊鉢倡詩為樂。蔣夢龍先生少小即耳濡目染，頗受影響。及志學之年，拜塾師李碧山先生點讀古文四書，後又遊於文史名家羅鶴泉先生之門，研讀文史將近十年。民國六十八年與友人創立基隆市詩學研究會，敬聘周植夫先生為詩學講席，歷十五寒暑，培養頗多詩學人材。蔣夢龍先生曾任基隆書道會理事長、基隆市詩學研究會理事長、全國各詩會詞宗（詩作評選人），參加過眾多重大展覽，出版若干專著。現為：基隆詩學會顧問、台灣瀛社詩學會常務理事、基隆書道會會長、基隆海東書會指導老師、基隆婦女學會顧問、瑞芳書道會顧問、正心書會顧問、財團法人基隆市文化基金會董事。



我們走了多遠？一個女性主義者的三八感言

蕭虹

一百一十一年前，1912年3月20日，一群爭取男女政治平權的婦女衝進當時的議會，佔領了議會，打碎了玻璃，踢傷了警衛。今天我們還有這個勇氣嗎？固然，我們已經有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是一百一十一年後的當下，在男女平等方面，我們走了多遠？

不久前，我在手機上看見《悉尼晨報》一則報道說：澳洲的年輕女性比任何群體的教育水平都高，但是在職場上還是被忽視。我在朋友圈上問男性同胞，他們覺得中國如何？我的朋友中男性朋友並不少，但是只有一個接受了這個挑戰，他說中國陰盛陽衰。意思好像說男女不但平等，女性還有超過男性的樣子。這種論調我聽得不少，是男同胞普遍的看法。然則，果真如此的話，我不禁要問：政治局，中央委員會有幾位女性成員？省市首長有幾人？公司高管占百分之多少？我覺得這些才是真正男女平等的檢驗方法。朋友的回復是：職場領導層女性比例還是很低，與西方國家還沒法比。然而我提起這個論題正因為也算是西方國家的澳洲，興起了男女不平等的慨嘆。

平心而論，這一百多年來男女平等方面的確走了挺遠。放眼世界，有不少國家，例如以色列、印度、斯里蘭卡、菲律賓、緬甸、泰國、韓國、德國、澳洲、英國、中華民國等，都先後出了女總理、女首相、女總統。亞洲國家的女領袖，固然本身具有一定的條件，但往往是由於家族支持而脫穎而出的。看起來雖然可觀，然而按人口的比例來說還是鳳毛麟角。從經濟視角看，女富豪，女總裁不是沒有，數量還是不平衡。但是為什麼讓男性感覺陰盛陽衰呢？我想說因為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各行各業的中下階層擠滿了女性，一眼望去，好像到處都是女人，造成陰盛陽衰的假象。這種現象特別嚴重的是教育界，文藝界、醫藥衛生界和娛樂界。比較缺少的是軍隊和科技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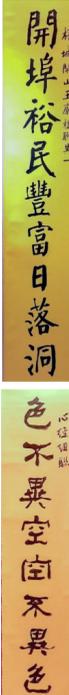
因此，我的感言一言以蔽之，對男同胞是：不用感到威脅，我們遠遠在你們後面。對女同胞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該會訂於3月22日(星期三)在Joseph Sargeant中心舉辦文學論壇，主題為《要過有詩的生活》，由盟童博士主講。

講者從唐代詩歌為切入點，將以“詩”和“生活”為關鍵詞，分兩條支線展開闡述，大致分為以下四個部分：一、“詩”是如何發生的；二、“詩本體”是多樣性的還是單一性的；三、發現最高的“詩本體”；四、感受“詩本體”，過有“詩”的生活。最後是互動環節，講者將現場解答聽眾的即時提問。免費參加，歡迎會員和非會員參加。

時間：2023年3月22日(星期三)上午10-12點。
地址：60 prospect St. Erskineville NSW 2043。
離火車站步行僅4分鐘。

附盟童博士簡介：盟童，詩人，哲學家，批評家，編劇，理工科背景，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人文博士（2013）。目前為獨立學者，從事哲學、詩學、美學、藝術等方面學術研究。已出版詩歌、哲學以及文藝批評等專著四十餘種。



悉尼詩詞協會三月文學論壇預告

“你還記得一年前的那個晚上嗎？有史以來最長的夜晚。”一位烏克蘭記者寫道：我們起身，坐在筆記本電腦前，在寂靜中嗚著威士忌。基輔最後的和平之夜。我們知道會發生什麼。在夜晚結束之前……黑暗正在加深。我們知道我們會做我們應該做的，直到最後的結局。然而沒關係。這是唯一的辦法。一切都說完了，親人都照顧好了，所有的安排都準備好了。就這樣吧。聽到窗戶玻璃在導彈爆炸聲中嘎嘎作響……但是，一年後……我們還在。我們看到了無法想像的未來。勇氣、恐怖、死亡、煙霧、腐爛的氣味、驕傲、喜悅、淚水，組成了去年的記憶。還會有更多。這位記者說，今晚他要點蠟燭以紀念死難者。榮耀歸於烏克蘭。

是的，不能忘記那些保衛家園的死難者。“數十、數十萬張照片在您的心底和靈魂中留下深深的傷痕。他們提醒我們從二月到二月走過的路。它必須存在於我們的DNA中。”這是澤連斯基在周年紀念講話中說的話，讓我們記住。（未完）

劇演員出身，真的出乎世人意料，非常了不起，值得世界欽佩。戰爭爆發後，在最初最危險關頭，從那時起，作為一位民選總統，他一直堅守崗位，把生死置於度外。他凝聚全國民心，獲得北約援助，抵抗住了強大的俄軍攻勢。他，僅憑在戰爭中的表現，就足以在烏克蘭青史留名。

波蘭總統杜達在俄羅斯入侵周年紀念日發表講話。他回憶那個不無悲壯的夜晚：“入侵前那個晚上，我在基輔與澤連斯基在一起。他告訴我‘這可能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我告訴他，‘你可以相信波蘭，我們還會見很多次面的’。”

一周年了，結果的確如此。一切都很容易。

過去一年裡，烏克蘭這個被普金視為俄羅斯一部分的國家，其城市經受了俄軍5000次導彈恐襲、3500次空襲、1100次無人機襲擊，但烏克蘭屹立不倒。烏克蘭人民同仇敵愾，其悲壯，其犧牲，其大無畏的英雄氣概，讓世界刮目相看。